

JINYAOCHICONGSHU

金 钥 匙 丛 书

1

生活的 音符

★王仁发 高兰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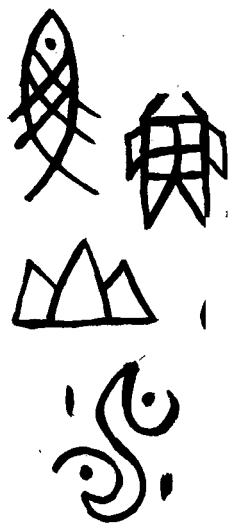
金钥匙丛书

主 编：韩德凌 文 晓 朱立泉 张继迎

副主编：于素云 蒋显敬 刘加宝 李玉霞

生活的音符

王仁发 高兰英



山东大学出版社

鲁新登字 09 号

责任编辑:杜健鹏

书 名/生活的音符
作 者/王仁发 高兰英
出 版 者/山东大学出版社
发 行 者/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者/山东寿光市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印张、字数/5.25 印张 118 千字
时 间/1993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2 版
印 数/8000—15000 册

ISBN7-5607-1402-1

Z·52 定价(每套 10 册):45.00 元

前 言

语言，平凡而又不平凡。说它平凡，一个正常的人谁不会说话呢，人们无不在时时刻刻地运用语言进行社会交往。说它不平凡，是指它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是人成其为人的显著标志。有了语言，人类才最终摆脱了野蛮的低等动物界；有了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人类才告别了愚昧，开始了文明的历史进程。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纽带，是人类社会的胶合剂。离了它，社会便不复存在。然而，它又往往为一般人所忽视。

据我们抽样调查，一般人对语言文字知识所知甚少，甚至有的人连汉语是什么也不知道，居然还有两份答卷把汉语当作一门外国语言。面对如此情况，作为从事语言教学的工作者，我们哭笑不得，感到内疚，感到寒心，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很重！我们有必要让人们了解语言文字，有必要让我们的同胞们了解我们的汉语汉字。那可是我们汉族的家园，汉族的根！

有鉴于此，我们编写了这本小册子。

这本小册子所涉及到的知识点，以高名凯、石安石先生编的《语言学概论》和黄伯荣、廖序东先生编的《现代汉语》为依据。凭借我们多年的语言教学经验，本着实用性的目的和趣味性、可读性的原则编写而成的。

这本小册子包含五十多篇小文章，有关“语言·现代汉语”方面的基本知识大都包括在内了。部分篇章，我们采取了

中外语言对比、方言与普通话对照等手法来叙述。绝大多数是以一个有趣的小故事来起兴的，这对于提高读者的阅读兴趣，对于使读者更进一步地认识汉语的特点，对于普通话的推广，对于语言文字知识的普及，都不无益处。我相信这本小册子是一般读者尤其是中学生业余或课外阅读的理想读物。

我们在编写这本小册子的过程中，参考了大量的有关书籍、报刊和杂志，特在此说明，并向支持、指导编写工作的有关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同时又是初次尝试这方面的写作，不当乃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地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生活的音符.....	1
一、《圣经》中的传说	1
二、什么藤结什么瓜	4
三、街头红绿灯的启示	6
四、一个奇怪的数学公式	9
五、人有人言 兽有兽语.....	12
六、鹦鹉学舌.....	16
七、能用手说话吗.....	18
八、黑话也是一种语言吗.....	22
九、千万别那么说.....	26
十、礼仪之邦·礼貌语言	29
十一、语言家族的族谱.....	32
十二、我们最重要的交际工具.....	35
十三、夏令营日记之一： 感情的纽带.....	38
十四、夏令营日记之二： “凉水”不是凉水.....	41
十五、品茶·谈丝·说瓷.....	45
永恒的记录	48
一、文字产生的序曲.....	48

二、四只眼睛的仓颉·····	51
三、王爷爷的游戏·····	53
四、治病的“龙骨”·····	57
五、汉字的成长·····	59
六、偏旁就是部首吗·····	62
七、琵琶误·····	64
八、七品芝麻官的趣闻·····	65
九、祖先的第五大发明·····	69
十、汉字的数量·····	72
动听的音乐 ·····	75
一、辅音就是声母吗·····	75
二、韵母都是元音吗·····	77
三、“韵”和“韵母”有什么不同·····	78
四、声调的自述·····	81
五、举人斗智·····	84
六、一个快快活活的老头儿·····	87
七、夏令营日记之三： 难忘的印象 ·····	90
八、女同志的“脑式男皮带”·····	93
完美的建筑 ·····	97
一、语素自传·····	97
二、连体兄弟——联绵词 ·····	100
三、妈妈和姥姥 ·····	103
四、头上长角或屁股上带尾巴的词 ·····	105
五、一张绿卡 ·····	108
六、一条幸运的“狗” ·····	110

七、再见吧，华佗.....	114
八、你能“跳”过去吗	115
九、同义词真的相同吗	117
十、反义词的条条杠杠	120
十一、聪明的阿凡提	122
十二、年年有“鱼”	125
十三、德先生和赛先生	127
十四、“悬崖勒‘猪’”的由来	130
十五、成语联珠游戏	132
奇妙的筋骨	134
一、送你一首《相思》	134
二、粗心大意的肖文	136
三、是师傅还是徒弟	138
四、“刚(刚)”和“刚才”一样吗	140
五、“白布”和“白菜”一样吗	143
六、句子的灵魂——语调	145
七、句子生存的土壤——语境	148
八、单句和复句的区别	150
九、语言诊所	153

生活的音符

一、《圣经》中的传说

人类的语言是从哪里来的？人类的语言最初是什么样的？人类最早的语言又是哪种语言呢？这些问题古往今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圣经·创世纪》中说：

耶和華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起了名。

“那人”指的是亚当。这段话虽然说的是亚当给万物命名，但追根溯源，亚当是耶和華神创造的，因此，语言也是耶和華神授给的，耶和華神要是不允许，亚当又怎么难给万物命名呢？究其实是亚当按照神的旨意在给万物命名。这是《圣经》中关于语言起源的神话故事。而在世界各民族的神话传说中也有大致的内容，这说明了什么呢？难道说语言真是“神授”的？

假如说语言是神授的，那么原始语言 and 后世语言应该一样，并且也都是尽善尽美的神的语言。信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当时认为上帝的语言就是希伯来语；信回教的人认为神的语言都是阿拉伯语；生活在古代汉族人心中神说的则是汉

语。可以说，在科学极不发达，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古代，人们把一切无法解释的现象——自然包括语言，都归之于神的恩赐，而各民族的神操的则是各民族的语言。各民族的上帝、主或者其它神都是法力无边的，宇宙间他们无所不在，那么它们之间都有互相碰头的时候，他们相互交谈不交谈呢？显然，神都有人的色彩。恩格斯早就说过，不是神和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神和上帝。神和上帝根本都不存在。既然如此，语言又怎么能是神和上帝恩赐给人类的呢？

假如说语言是神授的，人类的语言也就是神的语言，那么又怎么来解释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呢，并且同是上帝的儿女，怎么又会彼此听不懂呢？《圣经》中是这样解释的：在最初的时候，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一样的，但是那时人们是居无定所的，为了填饱肚皮，他们经常迁徙，终于他们在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发现了一块肥沃的盆地，位置就在今天伊拉克的版图上。人们在那里定居了下来，肥沃的土地给人们带来了丰硕的收获，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生活使人们不安分起来。同一种语言沟通了大家的心灵，于是大家决定齐心协力来创造一座通天宝塔，想看一看上帝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想同上帝直接对话，以便更多地得到上帝的恩赐。说干就干，“众人拾柴火焰高”，六十万人马齐动手，和泥的和泥，烧砖的烧砖，运的运，垒的垒。年复一年，共花了四十二年的时间，人们把塔建到离地已有二十七里。塔如此之高，眼看快要通天了，这时耶和华神决定从天堂下来看一看他的子民们造塔的游戏。他一看又惊又怒，不乐意地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说一样的话，如今既做起这件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功的了。”他决定采取措施制止这些

肉身凡胎的泥人来打扰他天堂的宁静生活。在耶和华神看来既然一种语言可以把大家团结起来，那么就变乱他们的语言，使他们不能互相交谈。于是突然之间全乱了套，造塔的人互不理解，互相不知道对方说些什么，工作再也没法协调进行下去了，工程停止了。人们操作着自己的语言，奔赴世界各地，从此世界各地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语言。那个半途而废的塔就叫“巴别塔”，“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其实上帝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什么神造的语言。

语言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劳动创造语言”是唯一正确的解释。语言的起源和人类本身的起源是分不开的，有了语言，人的祖先才最终成为人。人的祖先尽管比其它动物聪明敏捷，但体格方面却不如猛兽那样强壮。他们为了生存下去，就必须结合在一起，过群居的生活。在共同生活，共同劳动中，人的祖先渐渐感到需要彼此交换一下对一些事物的看法，彼此交换一下关于集体劳动的一些方法建议。比如，遇到一个猛兽，一个猿人不但不能打死它，甚至还有被猛兽吞食的危险。他需要叫别的同伙来，彼此商量一下该怎样步调一致地围攻猛兽。这时候，人类的祖先就需要交谈，需要说话，共同的劳动便使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之间非要用语言交流思想不可的地步了。同时劳动也改造了人类祖先本身，完善了他们的大脑，改进了他们的发音器官，促进了人类思维的产生。在这些条件都成熟之后，人类的语言就在劳动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了。

有关语言起源的问题，大作家鲁迅先生说过一段形象而又生动的话：

“我们祖先的原始人，原先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协

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这就是创作……”“杭育杭育”是不是劳动号子？是不是让大家再加把劲儿的意思？我们不必去管它。这段话恰好说明了：劳动创造了语言。

二、什么藤结什么瓜

有句民歌道：“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这是不是说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语言。语言有阶级性呢？当然不是的，那又如何来解释这一矛盾呢？

语言作为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沟通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在这一职能上，语言对社会各阶级、各阶层一视同仁，为社会一切阶级、阶层服务。也就是说，语言是没有阶级性的，因为语言的创造者和服务对象没有阶级性。

在没有阶级的社会里，根本谈不上语言是否有阶级性。语言是伴随着人类的出现而出现的，人之所以成其为人，关键在于语言的产生，语言的产生是人与一般动物区别的界限。人的产生，人类社会的出现迄今已有近百万年的历史了，而人类社会中阶级的出现仅仅有四千年左右的历史，把这两个数字一比较，我们会发现人类有着漫长的无阶级的原始社会。在遥远的原始社会中，语言的创造者——原始社会的人，没有阶级性，而语言一旦产生就服务于整个社会，所服务的对象也谈不上有什么阶级性。因为当时，根本就不存在阶级，语言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阶级性了。语言和阶级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原始社会后期,伴随着文字的萌芽,阶级社会开始萌芽。在阶级社会中语言同样没有阶级性,任何一种语言,在阶级社会的各个阶段,都为一切阶级服务——既为奴隶主服务,也为奴隶服务;既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同时为无产阶级服务。绝无例外。在封建社会中,至高无上的皇帝把“头痛”说成“头痛”,最下层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也就是把“头痛”说成“头痛”,而不是和剥削阶级说什么不同的语言,偏偏把“头痛”说成“痛头、顶痛”什么的。如果说语言有阶级性,各阶级都使用自己阶级的语言的话,那么工人说的话资本家就听不懂,资本家说的话工人也听不懂。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谈话就必须找个翻译才行,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这说明语言是全民的,是没有阶级性的,世界上没有哪一种语言是为一个阶级服务的。语言是交际工具,这一说法正体现了语言的全民性特点。既然是工具,谁都可以来运用,谁都能用它来为自己服务,正象车、马、船、枪炮等工具没有阶级性一样,语言也没有阶级性,语言一视同仁地为社会各个阶级服务。

“枪炮”没有阶级性,但战争却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侵略中国,进行不正义的战争;我国各族人民不得不拿起武器保家卫国反击日本侵略者,进行正义的反侵略的战争。同样,语言虽然没有阶级性,但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对语言并不是漠不关心的。他们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总是努力使语言为本阶级服务,以至于语言在阶级社会中不能不带有阶级的烙印。比如,十七世纪法国统治阶级上层人士中间流行一种“客厅语言”,以之来表示他们与众不同,高贵无比。他们把“日历”,不叫“日历”叫“将来的纪录”;把“森林”不叫“森林”叫什么“乡村的装饰”,等。再如,

中国的封建社会等级森严，不同的等级连“死”都不一样，帝王的死叫“崩”，诸侯的死叫“薨”(hōng)，大夫的死叫“卒”，士的死叫“不禄”，庶人的死才叫“死”。这些烙印我们称之为阶级习惯语，它们数量很少，多是建立在全民语言的基础之上，对个别事物换一种“高雅”的叫法而已；它们交际的范围很小，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交际工具，因此也改变不了语言的全民性本质。

既然语言是全民性的，那么为什么还说“什么藤结什么瓜，什么阶级说什么话”呢？显然，这里的“话”，指的是一句句具体的话，是“言语”，是思想意识，而不是指英语、法语、俄语、汉语等某一种具体的语言。“言语”不同于语言，“言语”是对于语言的具体运用，它为一定的目的而产生，体现了一定的思想内容，是为一定的阶级服务的，“言语”是有阶级性的，统治阶级说的话和被统治阶级说的话其思想内容显然不同。在封建社会中同样是农民揭竿起义，农民称之为“起义”，而统治者则认为是“作乱”、“反叛”。再如，过去剥削阶级说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今天我们则高喊：“劳动万岁”，其思想观点、阶级立场、道德情操，显然不同，但这都是一句句具体的话，都是言语。因此，我们要把“言语”和“语言”两个不同的概念分清，只有把两者分开，才能更有助于我们对于语言的全民性特点的理解。

三、街头红绿灯的启示

在熙熙(xī)攘攘(rāng)的大街上，车辆来来往往。突然，红灯亮了，车辆停止了行驶，过了一会儿，红灯熄灭，亮起了绿

灯,车辆又开始通行。红灯停,绿灯行。红绿灯,这是表示城市交通规则符号。在社会生活中,可以说我们到处都可以碰到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符号。例如:

十字架是基督教的符号,

新月是伊斯兰教的符号

一个骷髅头加上两条交叉的骨头是剧毒的符号,

¥,是人民币的符号,

\$,是美元的符号,

大街上的斑马线是一种符号,

海上联络所使用的旗语也是一种符号,

电报代码,化学公式,等等。

所有这些符号都有它的社会意义,都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符号本身,一个是符号所代表的事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语言也是一种符号,而且是人类社会里的一种极为重要的符号。它是用声音来表示许多不同意义的。语言是人类用来交际的一种符号系统。

语言符号和其它一切符号一样都是把社会中的某些事物用符号固定下来。其它符号有的用灯光来表示,有的用图画来表示,有的用动作表示,而语言则是用声音表示,语言是一种用声音来表达的符号。我们把一件东西叫“椅子”,“yī · zǐ”这个声音就是一个符号。

语言符号具有一切符号的共性,那就是符号和它们所代表的东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样的事物,在不同的语言里通常用不同的声音来表示,比如“书”这种东西,汉语叫“shū”,英语则叫“book”;即使是同一种语言,在不同的方言里可能也有不同的语音形式,如学名叫马铃薯的东西,北京叫土豆,

山西叫山药蛋，徐州叫地蛋或地豆，上海叫洋山芋，广东梅县叫荷兰薯。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符号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不同于征象与事物之间的关系。征象与事物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如冒烟的地方必定有火，雷鸣电闪预示着暴风雨的来临。第二，语言符号与它所代表的东西之间的任意性是就符号的产生过程而说的。符号一旦产生，得到社会的公认，约定俗成它们之间的关系便不再具有任意性，你也就不能再随随便便割裂二者之间的关系。如我们现在把“桌子”叫“zhuō · zǐ”，你就不能再任意地把“桌子”叫成“yī · zǐ”，否则你就无法和其它人来进行思想交流了。

语言符号还有着系统性的特点。任何一个语言符号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每个符号彼此之间都有着联系。一个语言符号只有在整个语言符号的系统中才有意义。就象一枚棋子一样，脱离了棋盘它就会变得毫无意义。例如“马”的语音形式是“mǎ”，这个符号只有在汉语的符号系统中指的才是“马”这种动物，离开了汉语的符号系统，到英、法语或其它语言符号系统中去，要么没有任何意义，要么指的可能是另一种什么东西。语言符号不仅以整个系统作为存在的前提，而且各个语言符号也只出现在一定的结构模式中。比如，“我、想、吃、饭”四个词，按照线性排列组合，可以有二十四种不同的排列方法，但对于汉语来说，却只有三种排列方法才有意义，即：

我想吃饭

饭我想吃

吃饭我想

至于“想吃我饭”、“饭想吃我”等二十一种排列方法都不符合汉语的语法模式，都是没有意义的。

语言符号还具有能产性。能够用声音进行信息交流的不仅仅是人类，好多动物也能以声音作为交际符号进行信息交流。如一头牛能发出十个音，一只小鸡能发出二十个左右的音，一只狐狸能发出三十个音，一只聪明的猴子能发出三十几个音，等等。这些动物传递信息的声音同人类的语言符号有着本质的区别。绝大多数动物只能用一个音表示一个信息，很少能把几个音组合起来表示某种信息。人类则不同，人类的各种语言中的音素平均也只不过是三十到四十个，但人类能把这几十个音组合成各种语言单位——语素、词、短语、句子，在数量上可以是无限的。这样就体现了人类语言的能产性特点。

综上所述，我们可看出，人类的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而且是比人类社会的其它符号系统更完善、更重要的符号系统，是其它一切符号系统赖以存在的前提，它有着严密的组合规则。

四、一个奇怪的数学公式

我们常说“全世界无产者有共同的语言”。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说世界各地的无产者都说的是一种语言，英语、法语或者汉语？难道说美国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说的就不是一样的英语？难道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能有共同的语言？显然，这里的“语言”指的不是某一种具体的语言，法语、日语或者西班牙语等等。那么它指的又是什么呢？它指的是用“语言”所表达的思想意识，也就是所说的“话”。比如，有的人说：“天下为公”，有的人则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说的“话”，所表达的思想意识、道德情操显然不同，然而他们又都